

老工人話當年

第 2 輯

老工人話當年

第 2 輯

工人出版社編

工人出版社

1960年·北京

为了对广大职工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进行革命傳統教育，我們出版了“老工人話当年”。通过回忆和对比，将使广大的青年工人了解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了擺脫反动派的殘酷压迫和工人阶级的解放所做的艰苦卓絕的斗争。

革命前輩艰苦奋斗的精神，对青年一代是最深刻的革命傳統教育，希望老工人同志能通过自己亲身经历，繼續深刻地反映解放前工人生活和斗争的各个方面。“老工人話当年”将分年陸續出版，欢迎踊跃投稿。

投稿要求：

1. 回忆旧社会的殘酷和黑暗，工人的悲惨遭遇；不避艰险、不怕困难和頑强不屈地对敌斗争事迹；以及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和敌人战斗的故事。

2. 内容要真实，字数不受限制。可就个人最熟悉、最感动、印象最深的一件事、一个故事、一个问题来写。文字力求生动活潑。

3. 文章发表以后，按本社稿酬办法致酬。来稿請寄：北京东四猪市大街100号中国工人社。

老工人話当年

第二輯

工人出版社編輯、出版（北京東四豬市大街）
北京市書刊出版登記證出字第0098

工人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全国新华書店經售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01,000字·印張：4 $\frac{1}{2}$ ·印數：1—100,000

1960年6月北京第1版

1960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統一書号：10007·73

定价：0.39 元

統一書號：10007·73

定 价：0.39 元

目 录

学徒生活回忆	譚震林 (1)
青山血泪	四川省林业厅森林报记者 (8)
光辉的生命	裘慧英 (68)
五十天	开滦党委矿史编委会 (78)
“五一”的斗争	沙玉琳口述、欧阳翠整理 (96)
回忆当年做劳工	苏 琳 (101)
悲喜交織忆当年	时傳祥 (106)
我把文件带到了	王炳生 (114)
桥上風波	周浩良 (118)
董大爷	董富荣口述、周驥良整理 (122)
我没有童年	姜鳳洲 (130)

学徒生活回忆

譚震林

一九〇二年，我出生在湖南东南部攸水旁的一个小县城——攸县城里，我家无田地，又没有财产。全家十口人，父亲、母亲和我们兄妹八人，全靠父亲一人的工资收入维持生活。父亲是攸县附近矿上的一个小职员。一九一三年，那时辛亥革命后不久，湖南还是一片混乱动荡的局面。一天，父亲突然被矿山老板辞退了，他背着行李回到家里。勤劳辛苦的母亲，难过了好几个晚上，愁得没法入睡。儿女这么多，怎么生活下去？最后，父亲和母亲商量，只好把我们兄弟送出去，自找生活出路了。我的大哥十六岁，被送进一家香店学做线香的手艺，二哥十四岁，托人送进一家豆豉坊学做豆豉。五弟和七弟家中养不起，都送给了人家。我就被父亲送到一家叫“太成堂”的古书铺里来了。

到现在四十多年了，我怎么也忘不了初做学徒的那一天。那是一九一三年的一个秋天，年迈的父亲穿着一件褪了色的蓝布长衫，默默地领着我这个第一次离开家、离开母亲身旁的十二岁的孩子，走到了一家古书铺门口。这家古书铺，只有很狭小的门面，一层楼的瓦房，上下只有两间。楼上放货，楼下门市又兼作坊，摆了些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还有些纸、墨、笔、砚。门口挂了一块古色古香的匾额，上面写着“太成堂”三个字。父亲领我进去，让我给穿长袍的书铺

老板磕了头，拜了师傅。然后他向老板道了谢，又再三地叮嘱我好生听老板的话。之后，他便独自走出了这个小书铺。我就这样开始了学徒生活。

虽然我当时还只有十二岁，但从我进了“太成堂”开始闯入生活的大门的第一天起，便参加了繁重的劳动。每天早上天没亮，老板和老板娘还没起床以前，我就得起身，把屋子打扫干净，把桌子抹好，痰盂倒好。等老板起来以后，我又要忙着烧饭、照顾门面，有时还要帮老板娘洗衣服、抱孩子、替老板装烟袋。头两年什么也不能学，只好替老板家做义务工，一个工钱的报酬也没有，就是吃老板家的饭，每天青菜、萝卜。

那时学手艺可真困难。老师傅很难服侍，很保守。学徒要同他处得好，帮他洗衣服，倒茶水，做许多事，他才肯教一些。如果服侍不好，根本别想他教你东西。所以，有的学徒学了三年出了师，可是两手什么也不会做，什么也不行，学三年等于白废了。

我在“太成堂”当了两年学徒，才学到打算盘，学着打那敬鬼神用的纸钱的时候，因为老板生病死了，店铺也就随着倒了。我只好背着行李只身回家。这两年中，我虽然没有学到什么手艺，可是开始学会了照管自己的生活，初步养成了一种勤劳的习惯。

回到家里，怎么办呢？手艺还没有学成啊！那时我还不过是个十四岁的孩子，没有办法，只好又远离家门九十里，只身来到三面环水的茶陵县城里，在一家“徐文元”书店再当上两年学徒。这家书店的门面比“太成堂”大些。

来到“徐文元”书店的头两年，我仍旧做着抹桌子、扫地、抱孩子这些杂事。此外，我有机会学手艺了。我先学会了木版印刷技术，以后又学会了装订技术。但是这是多么不容易学得的啊！靠人教是假的，主要靠自己看、自己做，从做中积累经验。在这个店里，每个学徒

每天的工作都是很繁重的。那时，我拿着墨刷子，坐在木板面前，每天不論怎样腰酸手累，必須保証在木板上印刷完三千張紙，不然老板是不会讓我休息的。裝訂工作也很繁重，一把切紙刀就有四、五斤重，切紙要求又快又齐又光，做起来很累人。可是，就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我逐漸鍛練成爲一个比較熟練的木版印刷徒工了。其实，这些手艺本身是比較簡單的，有一年就可以学会了。可是那时候規定，非學三年才能出師。因为換了地方，我一直做了四年學徒才出師。

在學印刷手艺这个期間，我还找到了一個巧妙地讀書的機會。只讀過三年私塾的我，自然是不滿于仅有的这点文化知識的。于是，我白天在店里干活，晚上便抓紧時間，在煤油灯下看書店里收藏的各种各样的書籍，越看兴趣也就越浓厚。書店里的那些書多半是旧小說。我晚上从書架上把書拿到手，在第二天一清早就悄悄地放回書架上去。即使沒有看完，也只能到第二天晚上再偷偷去取下来接



着看。看書的時候，要十分小心、保持清潔，不發生一點折皺損傷，只有這樣老板才不會看出來。我不間斷地看了許多舊小說，像“水滸”、“三國演義”、“七俠五義”、“西游記”、“洪秀全傳”等等，從這些書里，我找到了知識的源泉，*几乎每天晚上都貪婪地讀到深夜。我那時看書的技術是很高明的，看過的書就和沒人翻過的一樣新。就是這樣，老板沒有發現我看書，才使我看了許多書。

從書里我得到了許多啓發，我了解到中國的社會和歷史，懂得了貧富不均的社會生活。我最愛書中那些反抗強暴、反對剝削階級的英雄人物。我想到，我們的社會也非要來一個改變不可。我常常聯想到自己家庭周圍一些人物的生活情況。而給我印象最深的，還是從母親身上看到的不平等的遭遇。母親姊妹三個，她是二妹，大姨嫁給了一個養花的農民，三姨嫁給了一家地主老財。在那個社會里，外祖母家對待這三個女兒家也完全是三個樣子。她最瞧不起大姨家，其次自然是母親，而對三姨家則是另眼相看。每逢過年過節時，三姨全家都成了外祖母家的坐上賓。三姨全家提着大包小包的年節禮品，攜著身穿著綢緞的孩子們，神氣十足，來到外祖母家。而大姨和母親都只能空著手，領著我們幾個窮孩子來給外祖母拜年。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去了經常是受到人們的冷眼相看。而最可氣的是我們向三姨夫拜年，他愛理不理的，眼睛睜也不願睜我們。三姨母嫁給地主，架子也大了，有點兒看不起窮親戚了。每逢過年節，我和哥哥們真是不想去。但母親總是哄著我們說，不去拜年，那是缺禮的。為了怕母親受委屈難過，我和哥哥妹妹們只好硬著頭皮跟著母親去。從那個時候起，我就想，窮人和富人，不都是人么，為什麼會遭到這樣懸殊不平的對待呢？甚至連窮人家的孩子們也要受到富人的奚落呢？窮人，為什麼受窮呢？我父親、母親那樣辛勤勞動，一家都吃不飽，穿不暖，而那些地主呢？一天到晚什麼也不干，飯來張口，衣來伸

手，这难道是应该的吗？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想到，将来总有一天会改变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到我做了学徒，接触了更广泛的社会生活，了解了更多的社会历史知识，这个想法就更强烈了。

当我学徒出师以后，我第一次开始拿到了自己劳动的报酬的时候，虽然那样微薄，第一年一个月只拿一吊钱，可是我心中很高兴。因为这是自己劳动换来的收入啊！那时工人的工资都是很少的。第二年我一个月也只能拿到两吊钱，以后才逐渐增多，直到拿四块钱一个月的工资，就算很不错的了。那时有的店员做了一、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最多才不过拿八块钱。就是这样，除了自己生活以外，就很难养活全家老小。所以，攸县、茶陵县城里那些从江西来的生意人，不论在杂货店、绸缎店、药店，都没有带家属的，妻子老小都在农村里。那时候，一年放几天假，让大家回乡一次。看起来，在旧社会中，求得职业是多么不容易的啊！想养活一家老小更不容易。

有一次，一个书店的老板娘打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工人。这个老工人在店里几十年了，店老板还是他抱大的。可是这个年轻的老板娘，居然无理地动手打起同她父亲一样年纪的老工人来。全县城书店的店员们都愤怒地抗议这种虐待工人的行为。大家联合起来向这家书店的老板和老板娘进行了斗争，一连罢工三天工。最后在工人的坚决斗争的情况下，老板和老板娘不得不向老工人赔了礼。这一次斗争的胜利，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我清楚地看到和体验到工人们团结起来的力量。在生活实践中，我的革命思想又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启发。

一九二五年，因书店歇业，我离开了茶陵县，回到了攸县家乡，还是继续做书籍装订工人。在我所在书店的对门，住了一个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小学教员余雷。余雷是当时攸县共产党的负责人之一。那时我同他常常往来，晚上我们经常点上一盏煤油灯长谈到深夜。

我們在一起談論得是那麼熱烈、激動，談論革命道理，談打土豪劣紳。一講到土豪劣紳，少年時代到外祖母家拜年時的感觸，立刻映現在眼前。過去想到這個社會总有一天是會要改變的，可是不知道怎樣去改變，由誰來改變。現在漸漸清楚了，要改變這個不合理的社會，就要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就要依靠工人階級的革命政黨，依靠共產黨來改變，就要依靠勞動人民自己的雙手，來向剝削階級作鬥爭。余雷還給我講蘇聯十月革命和蘇維埃政權成立的情況，並介紹我看一些革命書籍。這些都使我受到了很大的啓發和教育。當時湖南正處在整個的革命風暴就要到來的前夕，也就在這個時候，我開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一九二六年，我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在黨的領導下，積極進行革命鬥爭。從此，我就獻身於革命事業，在黨的哺育和戰鬥中成長，直到現在。

我從學徒工生活走過來的道路，只不過是很平凡的一段。這些都是青少年時代的往事了。如果從我這一段生活中可以給今天的青年人一些什麼東西的話，我想那就是無論在什麼工作崗位上，在什麼樣的環境中，青年人都應該抱着正確的生活態度，頑強地克服困難，努力工作和學習。今天青年人的生活道路是無限美好的，這比起四十年前我們青年時代所走過的道路，真不知要幸福多少倍。可是，生活在今天這個新時代里的許多高小和中學畢業生以及青年徒工們，有的人還不願意下鄉參加勞動生產，不願意當徒工去學手藝。他們認為下鄉種地丟人，當徒工沒出息，只想升學，或者到大工廠里去做個三級、四級的工人。其實，升學或到大工廠里去做工，固然是一條出路，但是，當徒工學手藝，下鄉種地，不也是一條很好的出路嗎？青年人是應該經過艱苦鍛鍊的，不要以為做學徒、種地就什麼也不能學習了。我的文化水平不就是在當學徒工時提高的嗎？學文化要靠自己。我在參加革命後，在黨的培養下，不斷自學，可是基礎是在那做

工的十二年中打下来的。青年人即使在最困难的环境中，也应该坚持自学。何况今天党为青年准备了那么好的学习条件，教育事业空前发展，除了全日制学校以外，还有业余学校，青年们能放松这个大好时机吗？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立大志、下决心、鼓干劲、攀高峰啊！

我自己是学手工业学徒出身的，我愿意在这方面再谈几句。我们中国的特点是人口多，工业还比较落后，今后不仅大工业要不断发展跃进，就是各行各业的手工业也要发展跃进。有许多手工业，比如说做豆豉吧，现在还不能机械化。我们的政策就是要鼓励多种多样的手工业发展，这不但对工业生产有利，对人民消费需要的满足有利，社会上就业的门路也将扩大。各行各业的手工业都需要有人去学。而且，现在一切劳动都被人尊重了。今天的师傅也不像过去那样保守了。何况自己学了些本事，什么时候都有用呢！我从木版印刷这个科班里出身，直到现在还没有忘了这一套印刷本事呢！在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我有时还用到这套本领。别的不说，自己订个小本本，也总比别人内行些吧！

今天，在我们党中央委员中间，除我以外，像李先念、曾山等同志也都是从学徒出身的。李先念同志少年时代做过木匠，曾山同志做过缫丝织绢工人。他们青年时代都没有进过大学，没有受到高深的教育。他们当时接触到的是锯子、纺车……，而不是课桌、精装书、试验仪器。可是，对他们来说，生活是最好的教材，勤勉是最好的教师。几十年来，他们经过丰富的生活锻炼和艰苦的革命斗争的教育，都已经成为有经验的政治活动家了。

（戴泽绘图）

青 山 血 泪

——根据川西北伐木厂老工人口述材料整理

四川省林业厅森林报记者集体整理

狗腿子花言巧語 爷兒俩逼上青山

一九三九年前后，我們乐至县一带叫国民党整苦了。三更半夜抓壮丁，老的抓，少的抓，鬧得乡下鷄飞狗跳，鬼哭神号。不去，就說是“汉奸”，繩子拴，棒子打，一串串往城隍庙里拉。有的逃跑在外乡，有的砍掉扳机柄的二拇指，有的上了吊，有的坐了监牢。田土荒啦，穷人沒吃的，吃观音土，挖野菜，吃得人黄皮寡瘦，天一冷，沒衣沒被，拿破巾巾烂襖衣包身子，冻的冻死，餓的餓死。我們一家六口，家里租的田养不活一家，爹就打堂（在公路边找零活）、下力、抬滑竿，媽去帮人。我那年十五岁，也給地主放牛，看庄稼。六只手顧不住六張嘴，吃了上頓沒有下頓。

正月大年一过，村里来了个带瓜皮帽的“师爷”，見人就說：“沒吃的，上山当‘毛子’吧！飯吃得飽，錢掙得多，十天一牙祭，年底發双薪。……”我爹正不得主意，在旁插了一句：“哪有这事？”瓜皮帽說：“你不信，先支給你一半。”說着就掏出白生生的洋錢，爹發陣果，找陈么爸当保人，找些破布巾巾，补了床烂棉絮，就跟师爷进山了，一路十几个，都是下力人。

那几塊錢，在我家还没有过夜，就叫張麻子搶去，抵了押租。家里盼呀盼呀，盼到十冬腊月，还不見爹来信。媽哄弟妹們說：“爹过年就回来团圆啦，还給你們带压岁钱哩！”腊月二十九，爹果真回来了，瘦得皮包骨，我們都不認得啦。媽打招呼說：“你回来啦？”爹一言不語，捧着头，坐在墙角叹气。我們都吓慌了：这是怎么回事呵？直到半夜，我一覺醒来，还听見媽在小声哭。

过了年，爹把我叫到一边，对我說：“志娃，你又長一岁啦，該懂事儿啦！”我看着爹，点点头。爹連忙拉住我的手說：“孩子：你願意跟爹上山么？”我一时沒有懂得爹的話，楞住了，爹叹口气說：“孩子：不是爹狠心！爹在山上背了老板的債，还不清。你也上山，只当是替爹受苦。再說，你爹人老多病，有个亲人在身边，也好照顧。你听見沒有呵？……”我看着媽媽，媽过来把我摟住說：“乖娃！我知道你舍不得媽，沒来头，放心去吧，媽在家能熬过去，只要你爷兒俩早些把債还清，一家子好团圆。……”媽再也說不下去啦，摟住我脖子哭，我也哭，把弟妹們吓住了，哇的一声，圍过来抱住媽，一家人哭成一团，爹喊道：“娃兒的媽！哭不得！大年下不吉利呀！”說着他也哭起来了。

过了初三，媽又哭着把我和爹送过五里桥。

走了半个多月，才到理番县——現在的茂汶羌族自治县，一进大山，風雪像針一样刺进骨髓里。眼前密密麻麻一片森林，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像浮在半空中一样。我問爹：“这林子有沒有边兒呵？”爹說：“这林子有边兒，咱們的苦日子可沒有边兒呵！”把我引进一个座棚里，又說：“志娃，来給王爷拜三拜，求神保佑。”拜完了，爹又領我去見“青山管事”邓相廷。

这管事生得一副怪相，吊眉毛，三角眼，鈎鼻子，尖脑壳；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他斜着眼問道：“这小討口子，瘦得跟柴棒棒一样，能当毛子么？”爹笑道：“邓师爷，我們穷人跟你們貴人不一样；瘦虽瘦，

有把力气哩。”邓相廷把我打量一番說：“做不够定額，可要你倒补飯錢。”爹忙忙答道：“就这么办吧。”

从此，我就当了太和伐木厂的三等毛子。每天跟爹一道上山砍树。这一带深山老林，終年四季都是白雪滿山，头年下的还没化完，今年的雪又盖上了。一起暴風，滿山揚起团团雪球，打得人头也抬不起来。我已經学会单独放大树。有一次，發現一棵大杉树，树梢直插进云里。找好树倒的方向，拿大斧一口气砍了点把鐘。森林很密，爹看不見我。我砍呀砍呀，斧子越来越重，渾身虚汗直冒，忽然一陣暴風刮来，嘩啦啦一声雷吼，云杉沒有按預定的方向倒，却搭挂在左边的树上。我慌了，便顧不得危險，拿起斧子砍搭挂树，砍了一会，实在沒勁啦，風吹得我憋不过气来，牙齿打抖，眼睛里火星乱飞，一刹时，天旋地轉，头重脚輕，栽倒在地，只听得風呼呼地响，吹得大树搖搖晃晃，就像要倒下来。心想，这下完啦！只觉一塊冰冷的东西，打在头上，我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工棚里臭哄哄的，有一股暖气。我輕輕喊了声：“爹！”爹把我紧紧抱住說：“孩子，醒醒！爹在这里！”我睜开了眼，看見一星灯光，鬼火般的在头上跳跃。赵寿廷伯伯端了一碗开水喂我。一边說：“喝点水暖暖吧！人不是牲口呵！一天两頓臭玉米，活路又重，怎么受得住？”王万鎖大哥叫道：“臭玉米还不給吃飽哩。我当了几年毛子，把这些豺狼的心看透啦，他們是肚里長牙，笑里藏刀，招工的时候，說得天花乱墜，一頓半斤面呀，十天一大劳呀，落到工人嘴里只有五两面，几塊肉皮子油渣渣，都給龟孙子管事們吃啦！”爹叹口气說：“都怪劣人命不好。前世沒有修福，今生才受这份罪。”王万鎖說：“黃叔叔！你这話不对。啥子叫命呵！听老人們說，前五六年鬧紅軍的时候，打土豪，分田地，世道翻了个轉，那些紳粮大戶，都一个个遭到恶报！他們修的‘好命’都哪里去了？”爹說：“那事我也知道，可是打呀分呀，到头

落个什么呢？俗話說的，肩抬轎子腰難伸呵。”另一个接口道：“這話有道理，你看古時候官逼民反，宋江呀，李闖王呀，哪個鬧成器來！”

一番話說得萬鎖啣起個嘴，轉過臉問我說：“小黃兄弟，你好一點么？”我勉強点了点头，渾身骨头就像散了似的。趙大伯說：“把他放下來吧，躺着舒服些！”爹在爛草上鋪好棕衣，把一床又破又小的棉絮給我偎緊。

外面，大風呼呼吼着，這工棚刮得格格巴巴响，就像要塌下來，可是誰也不理會。大家瑟瑟縮縮，想找个避風地方過夜，趙大伯沒有勁，依然坐在旁邊，想着什麼。半晌才說：“這世道要窮人活過來，也真不容易！在家里受地主、保長的气，上山當毛子受老板、管事的气，你們兩爷子，還了一年半賬，忍飢挨餓，淋着雨，冒着風，睡半夜，起五更，一斧一斧砍，汗水跟到背沟流，瘦得像黃猴，到頭一場空。做事公公道道，整了誰？害了誰？要吃這份苦？受這份罪？那些紳糧老爺們，爛了腸子黑了心，吃窮人的肉，喝窮人的血，立起像葫蘆，爬倒像臭虫，這難道是命么？……”

趙伯伯越說越大聲，是誰抽烟嗆得他咳了几聲，萬鎖哥又甦不住气了，站起來說道：“對呵！不要泄窮人的气！銅盆爛了，分量還在。人雖窮，志氣不窮。依我說把這些毒蛇卡死。……”

話音沒落，門砰的一聲開了，進來一個魁梧漢子，名叫張大成的，向大家比個手勢說道：“灰鼠狼來了！”這灰鼠狼是鄧管事的狗腿子，叫錢三新，只因他抽大烟，吃得灰眉鼠眼，大家就叫他灰鼠狼。萬鎖順手拿起一把斧子，趙伯伯擺擺手，只听外邊吆喝道：“吃賬啦，屁放不完！還點着燈干啥？”

趙伯伯一口吹滅了燈，應道：“睡睡睡睡！”灰鼠狼在門外又吆喝几句，走遠了。萬鎖哥惡狠狠罵道：“总有一天，把這些龟兒敲個粉碎！”

王方鎖大鬧太和廠 趙壽廷巧捉雪豬子

第二天一早，鄧相廷把我爹叫去，說道：“你兒子昨天砍了搭挂樹，得罪了王爺，你給王爺挂張紅吧。”爹說：“这不怪他呀，他實在餓得不行啦！”鄧相廷說：“餓？人家怎么沒砍搭挂樹？明明是你們不敬王爺。不行，要挂紅，還要你兒子上工，將功折罪。”說着轉身走了。

萬鎖哥見這情景，早氣炸了。罵道：“他媽的！這還叫人活不活！我們一塊去找鄧管事。”我也急忙掙扎着往起爬，趙伯伯一把按住我說：“你們都不要亂來。你只管躺着，看他說什麼！”

大家匆匆忙忙，帶着工具和中午的干玉米饅去上工。走出不遠，就追上了鄧相廷，灰鼠狼正指手划腳向他報告着什麼。爹說：“鄧管事，我兒子還臥病在床，怎能上工？”萬鎖說：“難道還得着人抬着上工？”鄧相廷見眾人圍了上來，馬上眼珠子一轉，笑道：“老黃，我這是为了你兩爺子打算呵，你兒子耽誤一天工，就多欠一天債。你看着辦吧！這挂紅更少不得，王爺也不是我鄧相廷一個人的，是你們大家的。你兒子得罪了王爺，將來也是大家遭害！”他向眾人掃了一眼：“呃，兄弟伙說對不對？”

沒一個人理睬他。趙伯伯咳了兩聲，慢吞吞地說道：“管事先生，你進工棚看看去，小黃還發燒哩！他得罪了王爺，遭害了我們，不要你負責，由我們担待。”站在一邊的灰鼠狼露出兩排吃鴉片烟的黑牙齒，插嘴道：“遭害了你們，你們担待；遭害了鄧管事，誰担待得起？”萬鎖氣呼呼地說：“砍了搭挂樹，要我們担待；我們肚子餓了砍不動樹子，誰來担待？”灰鼠狼罵道：“王萬鎖，你簡直是狗咬耗子，多管閑事！……快上工去！”鄧相廷走到萬鎖眼前，眯縫着眼兒說道：“王萬鎖，說話要知理。你說吃不飽，多少才算够？”萬鎖不假思索地說：“三個人